



10065

金華文徵卷之二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齋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

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

戴應鰲

祝鼎銘

編次

方制撰蟠桃核賦

有序

明宋

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

出示臣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

金華文徵卷之二

賦

桃核

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

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

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

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旨撰賦垂

誠方來

臣濂

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

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

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于彈丸則其實之如

斗可知矣豈華出于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

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

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



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祜
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
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 丹

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于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

叶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

卯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于帝鄉幸靈桃之入

口傳仙種于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

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盼瑤池而神騁忽王母

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覲芳姿之妍

金華文微入卷之二

賦

十一

桃核二

覲于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
兮高騫紫雲之輜輶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燄乃啓錦
幪乃濯翠籩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其醇而如醴色
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
仙將懷核而種之劇上林之寒烟王母微笑塵世易
遷儻花實之並見歲屢闕于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
滄海于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
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
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有
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

龜仰承玉露常滿之。栝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楮吐火

也。長兮墜星。衆皴蹙背文之籀。一窪暈面色之蕝。荷盤

欲展蚪甲未扃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罅。如生函肉

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

爛兮金明。鳳卣鸞彝同藏真于天府。星形月魄挾灑

氣于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

莫停橘類益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

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

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

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颯輪兮不來。徒馳情于窈冥

金華文徵八卷之二

賦

三

桃核三

苦白日之易短。考竟莫制于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

兮。悲秋風于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

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

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

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卽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

勝。鉉永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儕兆民于喬松

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

朔兮。階秀堯蓂。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

以革。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諱曰桃有核兮

大逾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

丘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宇。寧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皇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干。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于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于此以俟後之君子云濂記

評 典麗贍逸真是燕許應制手

惟淮海之東南設長江之天塹。王氣肇于閩。羸都邑作于吳。甸吞若雲。夢者九灌。注天下之半。勃興六氏之槍。攘凌轢八州之雄戰。遼層城之千雉。環帶甲之百萬。武取威以定。霸文膺。以傳。禪雖鼎立。一隅之尊。亦朝集。遐邦之獻。美哉乎。其山河鞏固。夫其藩翰也。觀其用武。強兵。遏徐。併荆。眇絕驕子。威懾戎秦。軸轡綿亘。旌旆雲屯。風聲之洶湧。波濤之沸騰。赤壁以一炬而捷。公山以草木爲兵。虜騎飲流而莫渡。胡塵望洋而吞聲。矧縫囊之見戲。與投鞭之蟻爭。河南之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五

長江

歛戍。劔閣之連營。俟水合其何有。竟逡巡而無成。彼偏霸之節制。亦地險其丘陵也。聖朝受命。龍興荆蠻。是膺雷厲。而風飛山搖。而海傾叱咤。而五湖浪擊。指顧則魚龍震驚。一僕姑而江漢披靡。一戎衣而四方底寧。陳三策之斯得。嗟五餌之何能。張王綱于海浦。掃穹廬于邊廷。同文軌而王會舞于羽。而脩文因龍蟠。而奠服就虎踞。而作京陋前王之制度。開萬世之泰平。今其風恬浪靜。商舶漁漿。棹謳互答。檣帆來往。浚沂洄而駱驛泛。烟波之下。上下千艘。運夫舡。舳萬斯溢。其庾笮近賈川。益遠市交廣。莫不倚浪以傲睨。臨

流以橫榜時清俗夷以遨以嬉桂檝蘭舟左圖右書
蕩鏡淨之素練無烽燧之鼓聲彼中流之擊楫與橫
槊之詩皆烟盡而灰滅形絕而影希想鉄鎖之浪截
彼狂童其何知驅龜鼉之八駿濟師其奚爲視疇昔
之鼎沸幸今際夫雍熙覽形勝之如在慨風景之屢
移豈非得士者善守恃險者喪謀金湯之固廟廊之
籌長城之禦才略之求夫何大風霸心之存乎安而
不忘憂也

評 駭浪平波並覽其勝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六

長江二

浦陽鄭仲舒讀書之室曰葯房友人王禕爲之賦蓋
美其好尚之修潔又以寓吾思慕之意云辭曰夫
何美人之練要兮審好修以爲常旣昭質之弗虧兮
又姱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滋
幽蘭而樹蕙兮蘭爲佩而蕙爲纓褰薜荔以爲衣兮
集夫容以爲裳旣所服之孔修兮粲芬芬其文章所
處欲其芳華兮又申之以葯房何斯房之結構兮獨
以葯而爲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絢繁飾以陸離文杏
煥以成梁兮琢辛夷而爲楣椽木蘭之差差兮祝文
金華文徵入卷之二

賦

七

葯房

藻其紛披繚疏牖以杜衡兮扈素壁以江離桂樹鬱
其當軒兮陰團團而成帷敞百草爲庭實兮肆把玩
乎瓊枝襲芸編以總總兮緗空桑之朱絲餐繁英與
落葉兮飲沆瀣以自怡澹逍遙以容與兮聊棲遲而
偃仰撫榮華之未艾兮睠茲葯以自況維葯之澤兮
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葯之馨兮所以表姱節之
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潔之不忘苟所好之
絕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溷濁兮糝薰蕕而
莫質蕭艾蔽乎中野兮菴菴蔓其盈室彼惡椒果何
物兮亦雜然而克幃衆舍是而尚非兮孰於芳其能

祗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爲此度也。夫豈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之所安也。使矯名而無實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顧予生之侘傺兮。曾靡求乎安處。塊獨守此敝廬兮。蓬蒿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情晏然猶冲豫。外物一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龔和順之中積兮。致英華之外形。徒潔修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旣好尚有不同兮。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媚兮。夙與予共目。成欲相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爲予筮。筮兮靈氛告予。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邑鬱兮。恐佳期之遲莫。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竚。將何物以結言兮。恨衆芳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相從而相羊兮。終歲晏以爲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微情以成詞。

評 連蹙婉變直追靈均

沉嘗讀牧心鄧先生所作吊伯夷賦見其文章高古
思致幽深非區區模擬者所可及然亦恨其頗寓意
于老莊以爲高至其末簡所謂頑頑弗蕪而懦弗立則
深中後世之病令人感憤太息竊不自揆輒取斯意
敷而爲之辭焉吁廉貞道微士氣委弱伯夷之風其
可太甘而少于天下哉賦曰孟令
我思古人兮於彼首陽前千載而未見兮後萬世而
不亾當讓國而皆逃兮兄與弟兮人各有志叩馬首
而諫伐兮明君臣之大義簞食壺漿兮筐厥玄黃人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九

吊伯夷

則皆周兮獨我有商豈無粟兮以充吾食溷不可嘗
兮不如採薇以終日曾天之際兮莫非周土薇亦不
可食兮我其從商王于地下曰求仁而得仁兮又目
之以聖人之清知夫子有孔孟兮亦何憾于九京江
漢不足以爲潔兮玉雪寧能比其無淄凜高風與峻
節兮信無得而名之夫何去夫子之未久兮俗滔滔
而波流習頑鈍而無耻兮惟富貴之是求飲奚暇于
擇泉兮食不問夫距耕之粟較錐刀之小利兮起于
戈于骨肉巧言笑以爲能兮隳介辯以爲通法鄉愿
以爲德兮交惡人以爲雄殉非義而亾身兮汚冠衣

而弗顧。不舍羞而愧。成兮方得計功。而効慕吁天下之惡。非一端兮。貪實爲其本根。始茲心之患失兮。竟滅義而賊恩。自古則然兮。豈惟今日。安得起夫子而相吾君兮。援斯世于汚溺。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庶者必永兮。貪者必殃。願夫子之神靈兮。上訴茲事。盡生貞良兮。殄擊頑類。鼓清風于八方兮。使蒼生之皆蕪。庶禍亂之不作兮。反無爲于黃虞。恐天聽之蓋高兮。又夫子之不聞。歌西山之遺聲兮。聊放言于斯文。

評 有係世道文多創境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十

吊世

鉤勒竹賦

明蘇伯衡

文何先生之于竹也。穉壯枯老。曲盡其形。俯仰披折。備極其勢。暢達遂茂。若得乎時。攣拳局束。若失其地。撼焉憔悴。若烟悽而露慘。蔚然芳潤。若風恬而雨霽。撓而不屈。若致節于崖石之間。癭而不悴。若挺操于霜雪之際。或脩榦垂垂。臨流而媚淨。或新梢裊裊。若出墻而搖曳。自根莖而節葉。凡牙角與脈理。變化雖至于萬千。源委皆可以顧指。論乎常理而當揆。諸天造而契抉。造化之贖發靈臺之秘。未嘗設色聊以墨戲。而其象外之象。含意中之意。是豈習與技之助乎。

金華文徵入卷之二

賦

十一

鉤勒

昔者吾祖嘗論之矣。文忠公則有先得直逐之說。鬼起鶻落之論。文定公則以爲猶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心手俱廢而后超詣。此有道者之能事也。彼庸陋之徒。烏足擬議哉。使先生不有得乎爾。則何以能爾。猗歟先生。魯國聞孫。脩材拔萃。雅德出群。丰神秋洒。和氣春溫。緬逸志于丘壑。謝濁世之垢氛。樂詩書于陋巷。等富貴于浮雲。闢高軒以恬處。獨尚友乎此君。窮其理而盡其性。自彼晨而達于昏。忘形至于爾汝。好合類乎弟兄。時婆娑其下。而灑錦牋。或寄傲其間。而倒瓠尊。旣情狀之莫逃。尚人竹之在論。莽渭川。

之千畝。曾不滿于曾。吞爾其風。清日美浴。罷睡起掃。地焚香。執筆伸紙。思聯綿而若抽。氣浩蕩而莫禦。冥吾意于毫端。遊吾神于物外。納萬籟之秋聲。幹一元之生氣。歛電激而颺馳。又申之以雷雨。覺乾旋而坤轉。似陰役乎神鬼。初不假乎繩墨。自默中乎規矩。日籀篆與秦隸。實異形而同體。法傳撥鐙之巧。妙得活脫之髓。掃曾申之全竹。駭生成于刻晷。忽穎脫而迸裂。忽絕縑而掣去。儼龍蛇之蛻骨。紛鸞鳳之刷羽。旣夭矯以偃蹇。復踟躕以飛舞。續幡幢之旖旎。交劒戟之撐拄。疑亂影之眩目。訝明月之在戶。匪虛室之生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十二

鈞勒二

白。不傳粉而含素。鐵連鉏兮曾足奇。金錯刀兮庶可伍。恍一夢于山陰。幻兩身于湘浦。引四座之涼颼。驅半襟之煩暑。操斧斤兮欲加。陋淇園之漢武。揮涕淚兮欲染笑。蒼梧之二女。觀之者目擊而意消。愛之者手追而心慕。求之者盈門而接踵。得之者襲藏而編固。恐竹神之上訴。致真宰之或怒。嫌造物之無功。勅六丁而下取。豈有妙至乎是。而僅擅譽于斯。今而不流芳于終古。唐之王維。宋之文同。薊之李衍。浙之趙孟頫。且猶讓路不敢獨步。又況俗工塗抹翠黛。屑屑乎畦町之間。規規乎形迹之內。詎可同年而語。固當

天問賦

有序評

造化在手

明堂

品

昔楚屈原著離騷經有天問章先儒椰子朱子嘗
答之矣予竊師其意爰集舊聞以爲賦云

含章子良夜與客遊于蘭谿之上于時金氣橫秋長
空照月天水相暎上下一色含章子仰觀俯察悠然
自得客喜而問曰世之論天者不一莫善于渾天然
而穹窿無朕萬象森列或經或緯或明或滅儒者貴
于格物窮理子盍爲我悉陳其說乎含章子曰唯唯
天體虛圓厥色惟玄何渾淪其無外運積氣之浩然
觀夫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北辰出地三

金華文徵入卷之二

賦

十四

天問

十六度萬古而不遷則知形如倚蓋南低而北軒勢
如轉輪側運而左旋故卯黃象地卯白象天此渾天
之所以得其說也北極之外垣曰紫微粵有北斗潛
運天機柄指于辰而建月察天奚假于璿璣復有二
垣太微天市又有三台六符對峙外此則二十八宿
分布四圍是故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七宿也斗
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七宿也奎婁胃昂畢觜參西
方之七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七宿也維此
列宿日月樓遲昏視中星可驗天時故日中星烏仲
春殷兮日永星火仲夏正兮宵中星虛仲秋殷兮日

短星昴仲冬正兮。此皆所謂經星者也。若乃蒼然木青。是曰歲星。爛然火赤。是曰熒惑。曰鎮星。兮土黃。曰辰星。兮水黑。惟太白兮金精。以遲速而異名。故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乃與水而同運。實附日而流行。維此五曜。疾徐有程。或聚于井。以開炎漢之景運。或聚于奎。以昭趙宋之文明。此則所謂緯星者也。其餘成象燦爛。莫能悉筭。日出而伏。日入而見。不可名者。或流或變。或隕于地而成石。或墜于天。以警亂。所以然者。有不容以口舌辯也。客曰。天運左旋。列星依焉。何爲七曜。或相後先。昔人譬以如蟻之行。磨子亦以爲然。乎。合章子曰。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其度之一。惟一日而一周。越一度而不忒。鎮星稍遲于天。行積二十八。月而度之差者。僅三十也。曰歲星。兮又遲。故積之一歲而度之差者。猶鎮星也。曰熒惑。兮尤遲。故積之二月而度之差者。猶歲星也。曜靈適晝夜而一周。不虧內與盈外。一日遲天之一度。故積一歲而始會。金水雖疾。徐之不同。大率行與日而相逮。惟夜光爲最遲。十三度。其日退。故七曜之行。天譬猶並駕之軀。一緩一急。似乎緩者之爲逆。由是求之。亦可以推七政之遲疾也。客曰。星皆左旋。則聞命矣。渾天之象亦

可使坐而周覽之乎。含章子曰：天體無形，運行不停。故善觀天者，惟視乎昏旦之星。初昏則自西而東，以觀乎日之後昧。爽則自東而西，以觀乎日之前。參乎前後之間，則亦可以推測乎日之所躔。有見乎此，則知天上亦有地，地下亦有天矣。世謂天惟輕清，土浮者。蓋未見其體之全也。客曰：渾天之說，則聞命矣。然而天道之運，厥度有常。夏夜冬日，何爲而短？冬夜夏日，何爲而長？孰爲冬寒而夏熱，孰爲春暖而秋涼？或謂地體之四游升降，或謂六虛之周流陰陽，子盍詳其故而提其綱乎？含章子曰：天運循環，曷有遲疾？地居其中，上下均一，揆厥所由，率由乎日。蓋日有黃道，隨時躔息。東井最近于北辰，牽牛則邇于南極。角婁當二極之中，適與赤道而相直。故夏至而日躔井也。晝由北東至南，而西北天體高而度遠；夜由西北至北，而北東去地近而易返。是以日中天，乃正照赫赫。張兮火傘，寅出兮戍入，晝長兮夜短。迨冬至而日躔牛也。晝由東南繞南而没于南西，天體低而易過。夜由南西趨北而轉于東南，去地遠而度多。日光斜照，而辰出申藏，水德司候而陰極，生陽是以北寒而南暖。晝短而夜長也。若乃日躔于婁春，斯分焉。日躔于

角秋斯分焉。晝夜于是乎平均。寒暑于焉而交遷。是以出卯而入酉。匪寒而匪炎也。或謂天時之長短寒燠。由于地勢之四游升降者。豈其然乎。客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信如子之言矣。然而日月盈虛。星漢昭明。風雲聚散。雷霆震驚。或雨露之潤澤。或霜雪之嚴凝。或滄然而霧塞。或燁然而霞蒸。又有虹蜺暮東。朝西。若此變化妙用。不齊于盍。指其迷乎。含章子曰。陽精爲日。陰精爲月。月受日光。夜則明。廢魄半明而半晦。恒向日而圓。潔彼山河之倒影。紛顧兔之妄說。至月朔而會日。厥魄晦而明。滅越三日而哉生。望旣

金華文徵入卷之二

賦

十七

天閣四

圓而旋。缺朔望之中。如弦斯弓。由人望有偏正。致盈虧之不同。故日食于朔。由月魄之掩隔。月食于望。由日精之所射。雖天度之變常。亦君德之感格。乃若星從日生。亦氣之精。無星之所。辰由以名。彼河漢之清淺。類水氣之精英。至于陰陽二氣周流。天地烝而雲騰。和而雨施。故陽在陰外。則旋繞而風烈。陽伏陰內。則奮擊而雷怒。雷火扇而爲電。地氣升而爲霧。露凝結而爲霜。霧沾濡而爲露。至若雨以凍而爲雪。雪始凝而爲霰。海日耀浮雲而霞生。斜陽射微雨而虹見。是謂天地之用。幽明之故。非可以言而傳。實由乎心。

之悟惟一人之有慶致三辰之順度或休徵于景
星慶雲或瑞見于時雨甘露固中和之極功實化育
之神助也客曰凡此數者皆麗于天地之間然則天
何所依地何所附人位乎中亦有其故吾子幸卒言
之含章子曰一氣肇分兩儀奠位天包乎水又承乎
地計確然其邪郭亦勁旋乎大氣天運苟一息之或
停地體能不陷而不墜所以然者是孰主張是孰綱
維於穆不已莫之能窺固至理之默運曰大道之所
尸故易有太極道生天地微義文周孔無以啓其奧
非周邵程朱不能泄其秘原夫太極未分道在渾淪

天地既位道在于人是以聖人立天之道陰與陽也
立地之道柔與剛也人道之立惟仁義也是曰三才
同一致也嗚呼天地無窮物莫與同惟聖賢之克肖
斯成位乎其中故堯舜爲人倫之至孔子爲道德之
宗是以萬世景仰百王尊崇果何脩而何飭惟性盡
而形克矧堯舜之可爲非此嗇而彼豐人自暴而自
棄等鳥獸與昆虫客聞所言愀然不樂無復敢問既
而整容拜曰愚雖不敏願從事于聖人之學幸子不
棄覺我後覺含章子應曰諾哉時夜將半明星有爛
相與咏歌而歸優游泮魚客喜不寐坐以待旦

神遊碧落彩亘紫霄寸楮之上七政在其驪
使固由學博亦見識開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卷之二



昔盧肇嘗賦海潮矣。詞雖工而理或未至。余嘗讀
氏之管窺外編。喜其潮汐之說。因集衆論以爲

賦云

緊坤靈之不測兮。異哉潮汐之消長。矧小大之有常
兮。循晝夜而不爽。惟與月其同類兮。恒相應于虛盈。
既朔望則盛大兮。符天地之變。更至二弦則合沓兮。
合消息之中行。月臨卯酉則極其漲兮。陰陽盛而交
也。月臨子午則減而弱兮。寒暑極而消也。水夕至則
日沒兮。朝生則日潮也。稽諸圖經考之典籍。異言殊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十九

海潮一

論紛莫之執。或以爲神龍之變化。或以爲海鱗之出
入。或謂地體之浮沉。或謂地氣之喘息。或謂水往從
月。或謂水激于日。言人異而人殊。理孰得而孰失。原
河洛之呈數兮。泄天地之玄機。以一六而居北兮。啓
羲禹以精微。惟天一而生水兮。日地六其成之。迨後
天之卦位兮。亦北坎而南離。北固水之定位兮。何消
長之有時天。固有以包水兮。地實水之所持。下勞薄
其淺厚兮。寧與水而推移。惟一氣之周流兮。其張翕
爲有期。忽奔騰而北漲兮。水隨擁而南馳。漲既平而
旋落兮。物至盛則必衰。觀往來于南北兮。信氣動而

水隨驗消息于南海兮視東海爲緩遲按余公之測
候兮撫史氏之管窺求潮汐之定論兮庶或者之右
斯抑天運之左旋激水勢而使然海茫茫其無際日
再至于百川惟天行之有常故潮信之不愆以日度
有脩短故時候爲變遷由東南而西北亦一氣之周
旋念至理之茫昧予孰從而徵焉乃若四海之潮均
則浸漲惟我浙江勢獨雄壯隱隱遠聽也恍如茶沸
鼎風度松渺渺遙望也又如海雲起雪山融忽奔騰
而泝泝既涌涌而洶洶鼓魚鱉兮舞蜃鱗駈鼉鼉兮
驚蛟龍喧虺兮如風雨之驟至轟烈兮如雷霆之震
驚初疑六鼇之駕山忽訝萬瀑之飛瓊猛若黃河之
驟決沛若洛水之逆行狂瀾怒浪千態萬狀西擊東
衝勢若三軍之鼓戰前馳後驟氣如萬馬之奔放或
橫流而洄洑或互衝而直上淘沙則陸地成淵觸岸
則晴空雨降惟神惟靈匪測匪量嗚夷浮伍子之忠
強弩避越王之壯元師夜營猛浪不驚雖曰天命亦
由地靈方其潮汐之發惟轟惟烈泊岸之舟渡江之
楫互相警備罔不震懾迎怒濤兮如登排猛浪兮若
沒低復昂兮顛危正屢歎兮危艱當之者檣傾楫摧
觀之者毛寒色勃及夫怒勢乍平奔流無聲濛腫巨

艦如毛斯輕放中流兮安適駕潮風兮若異來百里
于指顧歷兩湖于瞬息轉平安于憂虞決禍福于順
逆茲天下之大險豈巫峽之所及諒四海之吐吞均
一氣之張翕何浙江爲獨異勢雄猛而得惡由龕赭
之二山東潮勢于海門迫衆流于一峽納萬頃于污
尊又南北之沙潭激洪流于怒奔悵道體之不息實
流形于潮汐惟應天而時行亘古今而不忒君子無
徒從吳人之聚觀要當法孔聖之下襲

評說理長固非承學所能掇拾

金華文徵入卷之二

賦

二上

海潮三

聖駕躬耕 帝籍賦

明陸可教

帝在位之八載兮大業朗以遐宣闢兩儀以作宇兮
掩六極以爲鄷四時聿而順序八政飭而罔愆惟東
南兮薄海暨西北兮窮邊莫不褫氊裘而襲弁帶服
鎡耒而止戈鋌猶且遡王業之本念民事之艱憲古
昔以示勸躬往耕乎籍田是月也星麗辰角日移
參尾太皞司農勾芒佐理律應夾鍾節惟雨水當木
德之在馭見斗杓之東指膏霖漬于原隰恊風被于
蘭芷林含烟以蔥蒨華綴露而旖旎長川瀆兮流碧
芳艸靡兮成綺倉庚忽其有聲田務作而伊始羌萬
金華文徵卷之二

賦

二二二

聖駕

井與千廛咸戒期于耒耜先是乃命司空治館金

吾視壇行宮起乎國東制作準于星躔周垣繚而

匝地閣道絡乎中天絳殿崔嵬而耀景標闕巖業而

凌烟華蓋螭蟠而濩畧璇廊虬結而蜿蜒青幄儼其

雲駐翠幙颺而氛連有觀稽之崇臺隆嶁岫乎其間

俯平疇于大野激流水于原泉闢方中兮千畝亘四

徼兮長阡若天造而地設以待我聖天子之幸焉

爾乃卽齋宮坐宣室儼朱紘戴青幘祝史正辭巫咸

獻吉瑤輅朝嚴金根宵飭服蔥轄于緇韞駕蒼龍

以縹輓後車備播殖之器中官獻種穡之實前旌鳥

裊依然于呂之雲。佩玉蒼蒼。穆矣懸黎之色。已乃勾
陳肅隊。招搖啓塗。六軍雷動。萬乘風驅。叱豐隆使扶
轂。呼蒙公以附車。乍鳴鑿以颺駭。倏揚旆而景靡。青
縵續紛于震爰。朱玄飄颻乎坎離。方彩錯其外列。燦
黃屋屹以中馳。前披雲以建纛。後捎星而曳旂。左綖
繚兮撓旃。右慘纒兮洪頤。恍天旋而斗運。矧岳轉與
山移。爾其五輅方行。九門乍啓。雉尾絕以朱翬。望東
郊而直指。似太陽之初升。瑞靄紛其抱珥。旣而屬
車麟麟。織塵弗驚。花霏霏以夾路。草纂纂而侵輪。似
青帝之時行。品物鬱以芳新。若乃千官景從。車徒塞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二二三

五駕三

空飛蓋結而如霞。鳴佩咽其從風。似三垣之列宿。旋
繞依乎紫宮。已而崇卑在列。直廬周設。循芳甸而徐
轉。紛綺繡其如纈。似應龍之廻翔。玄雲靄而四合。若
其埜曠天清。和鑿有聲。絲管啁啾以嘲晰。鐘鼓訇磕
以砰砢。似春雷之啓蟄。震百里而皆驚。至乃士女咸
戾。旄倪沓至。竚翠華之來臨。譁歡聲而動地。似百
川之赴海。奔濤瀾而聲沸。爾乃亨后稷。祀先農。奠蒼
鼓與玄醴。燎芳桂與香鬱。太牢薦而肥脂。太簇奏而
春容。旣用虔于裸粢。乃躬卽乎田工。於是京兆授
鞭。司徒獻耜。巡沃野之墳腴。望平壤之如砥。儼紅塵

之在御。撫紉未而成禮。懷炎農之務穡。想崇伯之彊理。四顧而溝塍鱗次。三推而土膏脈起。諸侯諸公咸以班而遞進。或五或九。洎終畝而方止。陟巍臺以遐眺。觀萬民之舉趾。一人有慶。既穆穆以皇皇。百辟致辭。倍雍雍而濟濟。力狗之典。將行饗醴之讌。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進。曰臣聞民之所天在食。國之所本惟民。伊籍田之大禮。實累代之攸遵。善乎號公之言。上帝之粲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典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者也。彼千畝之不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二四

李駕三

籍固取謂于麟經。伊元嘉與泰始。亦徒具乎彌文。今我陛下應農祥而發令。順陽氣以時行。舉百王之令典。循列聖之法程。籍于畝于畿甸。勤萬乘以躬耕。勸三農以崇敬。本播四海而揚頌聲。想餘糧之棲畝。將腐粟之如京。載在國章。旣以示勸。民之政藏。諸御廩。抑以薦明德之馨。大矣哉。此之爲禮。蓋將邁前休而建極。啓來哲而爲經矣。爾乃天子茫然而思輟。然而喜唯唯。否否鄉知其一。未知其二。予竊感于茲行。實有資于治理。是故邇陌井分。遐阡繩直。水縈帶以環注。睇四封之如一。此亦予一人之

奠域也。零雨如膏。隕露如節。春苗灑而綠。淨秋隴滴而黃。滋此亦予一人之施澤也。菽藿特畦。禾黍異田。任土宜而播殖。畫大陌與橫阡。此亦予一人之軌物也。藝此嘉植。矜彼蠹蝨。刈稂莠使靡遺。樹蘭杜于近疇。此亦予一人之樹德遠慮也。黍稷馨香。籩豆以飭者。孝之則也。三時不違。惟農是卹者。仁之錫也。度土任宜。深耕易植者。政之式也。予所以念稼穡之艱難。躬胼胝而無逸。雖六府之允修。猶日慎乎一日。豈止于奉遺典而遵脩慕。前文而潤色者哉。於是上宰元公再拜稽首奉萬歲之觴。上香一人之壽鏞。王

金華文徵入卷之二

賦

二五

五篇

冊于金滕。勒鴻猷以垂後。遂作頌曰。於惟上聖。轄化權兮。洪澤滂滴。盪八埏兮。百祀咸秩。禮則虔兮。迺籍千畝。國之原兮。朱紘蒼佩。造彼壇兮。帝既至止。先推三兮。三公九事。撥以班兮。厥禮既成。兆民喧兮。勾芒太皞。覲而歡焉。百靈雜遝。扶轄還兮。農田震動。庶殖蕃兮。粢盛恪共。神所蠲兮。穰穰其瑞。應罔愆兮。百穀膺膺。大有年兮。耒耜萬里。息戈鋌兮。如陵如岡。萬福駢兮。登羲越軒。古無前兮。天子萬壽。配彼天兮。臣拜稽首。頌斯言兮。匪臣則文。盛則傳兮。

抽揚盛美黼黻典章綦組續紛規頌互見寧
如長楊羽獵徒快豔聞歎逝思玄無關國憲
者耶

金華志

卷之二

賦

又三五



陸子夜讀書聞蟋蟀吟砌間甚悲感微物之無情
驚四序之如逝援筆成賦以寄厥懷其詞曰

良夜既半。寂居鮮歡。鑪烟未盡。華燭將殘。忽有哀聲
來自砌間。顧而喟曰。此蟋蟀也。胡爲而止。胡爲而鳴。
伊孰使之有情。無情惟熙春與茂夏。芳百鳥噉噉其
嚶。啾競柔條而戀芳葢。芳矜紅衣與翠袷。胡是物之
瑣細。兮獨含感于秋辰。爾其爲聲也。淒清激冽。啁啾
騷屑。如怨如慕。如慘如悅。如歎如訴。如哽如咽。如諧
如詛。如誓如訣。近者如昵。遠者如別。驟者如唱。徐者

金華文徵人卷之二

賦

二十六

蟋蟀一

如曳低者如斷止者如絕靜者如思繁者如聒乍聞
乍息乍流乍澁四無人聲載啾載啣宛如驅姬中夜
而泣餘韻悠揚附枕侵牀匪伊絲竹自然宮商又如
韓娥哀聲繞梁銀缸焰熄玉壺漏寂四壁寒聲曼引
如一又如褒姒嘻而裂帛薄帷寒透繁音半逗殞葉
墜階迴風撲牖又如王嬙琵琶夜奏寒堂草濕墜露
初滴乍疑初雨隨風浙瀝又如英皇瀟湘鼓瑟曲檻
踈櫺孤燈夜清泠泠入耳淒淒刺心又如文君白頭
衣吟綠窻如霧流螢暗度聲聲相續如出機杼又如
木蘭當閨織素吁何其悲也故知無情者物迺遇秋

而必傷有情者人。詎感物而無愴。豈直月令紀時于
僻居。詩人發嘆于在堂。王褒有俟時之頌。宋玉有悲
秋之章哉。爾迺瓊樓艷妾。金屋麗人。朱顏燁其不再。
君恩極而易傾。思琴瑟兮惜暹夜。拂羅綺兮愁暮齡。
怨瑤章之將歇。悵團扇于秋風。況復昭陽夢斷。長信
苔生。玉階露滿兮。嘆復嘆。翠被涼生兮。吟重吟。莫不
聞聲太息。掩涕霑襟。亦有關右羈妻。遼陽戍婦。貯交
河兮無書。指邯鄲兮有路。身欲化兮江上石。目已斷
兮河橋樹。時倦織以停機。聽蠨蛸之在戶。憶蘭蕙兮
春初怨。芙蓉于秋暮。又若驅車出塞。負羽從軍。離離
金華文徵卷之二

賦

二十七

蟋蟀

白草莽莽黃雲。念滅虜兮何期。思麟閣兮樹勲。況佳
人兮渭曲。復愛子兮江濱。撫戈劔以色變。悵離別而
思勞。忽悲音之互動。壯心激以如焚。復有負屈才人
抱奇志士。書十上而無成。策屢干而未遂。蒯緱劔兮
誰憐。黑貂裘首已敝。嘆韋編之三絕。發陰符于五夜。
心耿耿兮日邊。氣炎炎兮斗際。感是物之得時。擊玉
壺兮屢碎。又如遷客投荒。孤臣去國。屈原動湘浦之
悲。吳起灑西河之泣。安國罷兮心未灰。蘇武歸兮頭
已白。此時迺見物候淒涼。西風蕭瑟。耿四野之寒吟。
條驚魂以蕩魄。乃若析圭紫極。紆組彤庭。賦秋蓮于

北夜對紫微于西清。唐風吟兮主德勸。幽詩誦兮民
事勤。猶且顧時視晷。觸物驚心。異潘生之感遇。同陶
侃之惜陰。矧懷恩而未報。恐歲暮之予侵。驥伏櫪兮
思駢。鷹在韝兮欲騰。懼心長而鬢短。能無慨于茲聲。
于是歎息未終。庭葉驟頽。呼酒獨酌。廢書就枕。倏起
舞于聞鷄。竟達曙而忘寢。

評 庀材富而行調悲綠綺白雪洋洋盈耳

金華文徵卷之二

賦

二八

蟋蟀三

予慨夫今之世讒夫售計而國之號令幾不行擬爲
一劍以權之若干年矣劍成賦之以紀勞也或詬曰
孔子有言君子忠質仁衛孟子賤撫劍右武也吾子
將於國家有事而一劍是逞其無乃非孔孟之教也
乎且佳兵不祥而好戰危事吾子必勿宣之予曰不
然劍者武備君子所以閑厥身也文王之錄不聞惡
焉帶之以爲服而動必行德武王平殷亂也以此揚
子曰劍可以愛身衛身之仁也賈島曰誰有不平事
靖亂之義也靜以仁身動以行義其庸多矣而文足

金華文徵

卷之二

賦

二九

鑄劍一

昭也武足紀也一器而數德具焉劍何負于人哉昔
孔孟有言謂門人之傷勇也謂諸侯之小勇也以夫
其勇雖孔孟將劍是好而又惡乎尤乎予將藉以勸
裁夫仁義者也非好戰佳兵也卒賦之曰

東粵奇士負才不羈厲操彌苦翱翔藝林商畧今古
掃內欲以完道心操玄機而權世務喟然而言曰正
人進者治之機讒夫將者亂之府信斯言之有徵亦
于時之可怖夫自宋柳埋奸秦高縱諛正直杜行穢
邪塞路洵美喪而不修厲階昭而莫覩悲肉食之近
猶痛 袞衣于誰補終一飯而三噎適正行而改步

籬篋之資。耗陳紅之積。然後洩奇鑛于幽壑。出精金于石室。維金既彙。維火鑠金。于焉萬指齊作。千夫運斤。時草木之黃落。叢柯斧于山林。採松栢以爲煤。空粵山而俱薪。良材採而褒谷落。嘉禾剪而鄧林髡。萬竈黑烟。灰有綠而出劫。一星紅焰。天無望其還魂。于是烏金玉質。土委塵積。問御鳳而成形。肖琴材而修直。萃磊落之萬車。擁崔嵬于山立。起死灰于復然。發紅光之羃羃。洩盛怒于不平。永徵吟之唧唧。惟體陰而用陽。功流金而燦石。三金罹百鍊之災。一鑄可千金之值。予乃慕值工。起良冶。徵蚩尤。召歐冶。禮風胡。于楚地。走于將于。吳下。衆技咸登。寸長靡舍。于是則有崇溪之工。桃氏之職。樂浪之師。工巧百出。萬里風從。一號雲集。聽趨使于陶鈞。承風旨而服役。而又搜良方于弘景。迹遐踪于高密。訪秘訣乎西戎。取遺法于襄國。豈惟集工技之良。而尤造化之力。招拒司金。赤燦司火。太白爲君。昴精爲佐。耀回祿于焜煌。遜句芒乎微瑣。維祥兆之旣嘉。繫日辰而亦可。又有飛蘸扇炭。蛟龍護爐。豐隆用鑿。熒惑助威。與一引風而烈。佐太乙傍冶而資奇。其器則有風伯之鞞。雷公之鎚。斟酌元氣之斗。歛弄造化之箕。陰陽爲之橐籥。天地

爲之鑪錘。翕幽明之協相。羗上下之無違。若乃橐籥
既鼓。風鞞載擲。炎威薰灸。惟口莫述。將以言傳。譬猶
蠡測方其炭熾。還紅烟吐。凝碧蕤雲。漢以成霞。化虹
霓而貫日。日月縮其景光。天地爲之芒迫。早暎結而
九域。蓋彷彿乎楚人動三月之烽。殆庶幾焉。媧皇煉
五色之石。旣而鍛鍊逾久。炎烟盡粵。金輝浮動。鉄液
融流。金僭言而躍冶。工剪爪而投鑪。于是和以金人
之刀。浪人之藥。火力載適。金鏘全鏘。精碎灌于頻繁。
驟金星而迎藥。精英結于模範。元氣冲乎匡廓。浩紫
氣之攸攸。溢祥光于四薄。爾乃工徒弛事。爐錘罷鑄。
歐冶驚心。風胡駭視。蚩尤嘆其未見。于將詫于乍遇。
豪闢由是而無光。鈎棘于焉而喪氣。而又賽以牲牢。
試以時月。蒙馬血之淋漓。宛龍泉而奇絕。擅美譽乎
三吳。逞雄姿乎百粵。嗟神物之可寶。信烈士之所珍。
顧金英之難得。亦土花之易昏。昔當塗之作。慝晦昂
金于弗靈。非砥礪以日試。胡犀利之可人。予乃走越
山。涉洮水。歷千鄉。竟萬里。覓礪石。獲良砥。色肖磁。礪
文絕密。膩如璧如圭。可磨可礪。于是產以鱗。絛滑以
滌。瀧沃以馬膏。雜以草腴。淬以龍淵之水。濯以錦江

之。汜浴以寒潭之清。拭以華陰之土。日淬月礪。光易明。徙耀發當空。聲擊震耳。鏡弗拭以空塵。鼎折足而出。否恍霧盡而披天。宛萍開之見水。輝五色之並見。和三金而不離。類隙月之斜明。肖清水乎橫影。既乃蓮影如植。龜文若游。銷白虹以景碎。耀青蛇而色秋。散寒芒于牛斗。落光景乎旄頭。其光既溢而利聿臻。雖久函室若新。發矚精神。四達寒飈。射人指石而斷。揮山爲崩。下可絕地紀。上可決浮雲。截波鴻于倉卒。斬淵蜃于逡巡。無堅不破。無干不平。蓋雖犀兕七屬之莫禦。曾何鉛刀一割之足云也。于乃假助工倕。殫

金華文徵卷之二

賦

三三

鐙劍五

力悉心。星輝有衛。鱗缺有文。韜而爲衣。韜以閑身。龍蛇背走。星斗胸橫。刀鋸銷落而月滿。鏡鑪宛轉而天成。蓋其長雖三尺。崆峒可倚。碧落如橫。青霄若咫。渺水文之千曲。顯蛇鱗于百里。鑿奇器之形。殊覺良工之獨苦。于是因其鑄具飾以華文。三噐之貢。九牧之金。錯鏤備物。文章耀人。而又表以通犀。雕以翠綠。綴以火齊。錯以和璞。錦綺輝煌。華藻繁縟。五色瑩琉璃之匣。萬鏹起靈金之屋。予乃珎若赤刀。寶踰拱璧。文櫃層函。重綈十襲。藏噐于身。待時而出。一旦偶薛燭之儔。炫茂先之識。因出劍以示之。曰。吾劍非仁人不

陳非義士不覲。子云爲直幾何。于古可比何物。欲伏之以佐隆平。誅叛逆。將茲願之終違。抑厥功之可迪。子盍言之以釋吾惑。客曰於乎異哉。子之劍也。天地所藏。神明所秘。吾耳所聞。吾目未寓。希世之珍。而何以價計。予請評劍于古今。而差其等第。乃卒言其所利。彼其太古之初。惟劍伊始。畫影騰空。顛項兼與。吟龍虎于穴中。騁皇威于遐迩。于夏則有庚戌之鑄。寶于神禹。百識星辰。背識山水。于商則有辛卯之鑄。器于少康。面長三尺。上具八方。又有照膽承影。含光定光。練霄五劍。皆器之良。或佑甲于復辟。或翼丁以翺。

金華文徵卷之二

賦

三四

鑄劍矣

翔或殷室之舊物。遺孔周而世藏。在周則有文王之錄。太公之闕。五岳之投。五劍之絕。又有桃氏之煨。鋌鋸之鉄。維殲以辟。惟玉以割。謝高名于千馬。眇奇珍于一切。若乃葱之在齊。忽之在楚。比德龍泉。大阿工市。亦有鉄柱之精。水心之苦。産于楚妃。得從曲水。其萃于吳。則有干莫。鈎鏤魚郢。湛盧于中較之。盧美則都。噐重賤連城之璧。價高索滿河之珠。其遺于越。則有豪曹巨闕。純鈎步光。于中較之。鈎噐惟良。秉純靈之奇氣。發芙蓉之新光。及夫漢德伊始。神霄崛起。庚午神龜茂陵百禩。漢瑞協耳于赤符。秀霸歸仍乎白。

水曹魏則有黃初之鑄厥名飛景亦名流采亦名華
鋌。晞光曜之陸離。掩卯金而迭盛。孫吳則有流星之
號。亦號辟邪。青霄百里。紫電白蛇。湖紫髯之寶愛。聊
白玉之無瑕。神劍十三。以象歲閏。或名威勝。亦名善
勝。徒名金鐵之精英。奚永蕭梁之短運。此後亦有豐
城之掘。汲冢之出。梁地之生。仁山之得。古今之劍。可
寶。惟一唯聖賢之經營。于帝皇乎。服役專妙。品于千
年。猶君子之絕德。是誠無乎能及者也。若其次焉。則
唯吾子之劍。于茲彷彿。而語諸其他。烏乎能匹。奇士
曰。由子之言。吾劍固下帝皇一等者。奚用之所利。願
既聞之。客曰。不究其始。不覈其真。則不足于徵。雖子
將不信焉。而況欲言信于人。請試先言劍之所以成
也。乃必非靈金。不爲非神火。不鑄非華陰。不拭非龍
淵。不淬其鑄之也。造化司成。神明襄事。蓋一器之徵
而五行之備。雖賦鑄于鈞。鎔實委和于天地。是以子
劍既成。而天休滋至。佞魂驚。肝膽悸。魑魅憂。魍魎懼。
泣幽壑之蛟。虬。懼窮林之猛厲。靖妖魔于域中。走不
若于四裔。服遠柔迹。安內攘外。夫焉用之不臧。亦胡
爲而不利。服以事君。則君側讒人盜亂。國經尚方不
假。可以懾奸諛。于尚存。服以鋤賊。則宇內爲逆。久捕

國力元戎終佩。可以卒蔡勳于未集。四國尚武。擾我國紀。以之退入國之師。却圖城之旅。則南瞰諸華。北冒群虜。第登城以一揮。血流紅而倒杵。四夷未孚。天誅尚逋。以之策勳于沙漠。馳志于伊吾。則樓蘭之首。鄧支之顛。無橫磨之十萬。可蹀血于窮庖。然此其小者。尔至德之君。大道之世。禮樂非天子不出。刑罰由朝廷制置。則可以殲崇伯之方命。戮防風之後至。勳有扈之威侮。誅羲和之廢事。一劍成功而天下大治。英武之主。創治之聖。由側微而建業。登紫壇而布政。則可以倚秦鹿而先得。殪楚獫狁于早檣。戮昆陽之虎。

金華文徵入卷之二

風

三十六

鑄劍八

豹剪大業之鯢鯨。一劍效靈而天下肅清。夫劍之功。若是其大而神。如彼其神。于是行之以德。本之以誠。不潛魚而禍君。不獨鹿而禍臣。不揚干而戮絳。不子朱而遂嘖。而又翼之以仁義之干櫓。忠信之甲兵。御之以天下之義主。麾之以吾道之麾旌。則何功不建。何業不成。何隆平不輔。畔逆不平也邪。子母患乎功之未成。予所慮乎物之不恒。夫劍之至神也。蓋嘗避人出晉帝之屋。逃難入楚王之城。起廢于豐城之獄。并合于延瀨之濱。幾隱幾見。幾廢幾興。而著于此矣。其出也固將以靖天下之難。而成聖人一怒之勇。其

既也必有以保天下之名而成聖人不殺之仁者焉
予逆料夫洗兵頌作而垂橐之功成矣將羽化乎世
焉得而恒有之哉烏得而恒藏之哉竒士曰然若吾
子之言將以時而獻焉庶吾志之能宣躋皇明于
萬年

評 淬以鵬鵬拭以華陰其光芒直貫斗牛之間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噓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母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惇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

金華文徵

卷之二

序

一

中興二

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非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雲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

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
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
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
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
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
言之丞相給帟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
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
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
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
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三

中興

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叅
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庭諸公
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余言此等在生我因告之
曰吾儕平居譚玉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
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
少吾儕旣不能辯而惡他人之能辯是誣天下以無
士而朝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焉可哉余嘗大周公之
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
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
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

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起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不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纂集異聞爲中典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傅霍安國楊邦義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棗劉塏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

金華文徵 卷之二

序

四

中五

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塏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瑗合十二冊而分傳之總目曰中典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

關遺云耳

評 日月經天光彩不散金石可泐此文不磨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五

中國



余讀書至武唐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耻父讐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討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况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唐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卽歿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旣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問方典故將挾管蔡之隙以義起成敗之不問姑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六

忠臣

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唐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唐之歿越立千載目之瞑未也。雖然武唐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翟義王陵毋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迺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果是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

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寃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典頹俗此聖人懲勸之法也。

評 闡揚幽光扶植大義讀之可歌可泣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七

忠臣三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由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于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誦則士以辨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八

謀臣

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已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廼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于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庶儒不足與語天下事然以正為權議論長
權當

公羊文徵

卷之三

序

又入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數。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瞻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歿。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九

四、文士一

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歿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

王蠲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褻則其功効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名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評

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臣固首陽此等文

字真足起懦廉頑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十

文三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由英豪今上旣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卽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十一

英豪

歟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歟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

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朞。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故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不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金華文徵卷之三

序

十二

英家二

評 寫英雄意中事磊砢淋漓抱膝誦之使我淚
落如雨

韓子後序

宋唐仲友

張籍論退之排釋老不如著書退之答以待五六十
又謂夫子道雖尊其窮亦甚賴其徒守之向使獨言
獨書其存可異乎仲友三復而悲之退之年不至六
十弟子亦無成其志者李漢趙德僅能次其遺文于
四部入于集子錄儒流無韓子書此於退之無加損
學士知誦習模倣取高于世謂之古文至其道高深
博大亞孟軻越諸子者或末盡知亦其徒未能尊其
書之過也仲友既刊荀楊王通書因掇取愈之古文
三十四篇爲四卷題曰韓子以合于三書非敢自附
金華文徵入卷之三

序

十三

韓子

弟子之列庶以成退之之志自孟軻沒養浩然之氣
未有善于退之者論宮市諫佛骨之死不悔逐鱈魚
諭廷湊軍至誠無不動者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孟
子所謂大丈夫人皆歸退之而不吝至於三上書宰
相潮州謝表蓋將祿仕于諸侯與庶幾憲宗之改故
皇皇不忍惓惓不忘之意丁寧反復而不能已世或
疑焉則知退之者鮮矣退之自謂文皆約六經之旨
舉其大槩聖德詩約乾之文言別知賦約詩之谷風
佛骨表似無逸送窮文近北門鱈魚異類故體多方
而嚴潮州表愛君故兼小弁凱風之怨此學者獨能

知之。若乃符讀書城南。謂誘人以利祿。孰知約小雅
肄三之旨。感二鳥賦。謂有美于榮光。孰知約飲食教
載之旨。夷考退之行事。鮮不合道。而文旨無非經。今
而取以爲子。乃不竝存者。懼後世獨以文觀之也。讀
三十四篇。觸類而長之。獨文乎哉。

評 俯仰千秋。昌黎知已。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十四

卷之三



紹興歲辛巳北虜渝盟天子震怒命將進討河南郡縣稍款附捷書日聞中外翕然謂尅復可日月冀時永嘉黃君圮老方爲金陵泮宮師僕始忝同僚從容言及之君曰虜爲謀久矣今王師壓境下數城而兵不出情叵測且蓄憾而發其毒必深冬十月虜酋果悉其師入寇戊申渡淮壬戌臨江我師退敗相繼人情業業不自固君復爲僕言虜實暴強可畏然罪貫盈天將亡之已而虜有變守巢穴者自立克酋弑于軍使來告退希功者因言虜衆潰願歸侵疆宜乘機

進取十二月天子親視師正月至金陵縉紳常布之士章交公車皆有空朔廷封狼居意君慨然曰是可不爲天子言乎虜酋雖死衆尚強且我師老矣陳之中原果遇必敗不如先圖關中勢可萬全乃投匭上疏言晉宋梁陳北討不利凡八事且畫取秦五利既奏天子下其議君亦貢副封于宰府不數日稱譽翕然滿都下公卿大臣恨見之晚未幾鑿輿還宮會君以薦員改京秩解組趨朝交遊惜其別也會于西園以餞之酒半僕釋爵而興言于諸公曰夫靜而能謀柔而有守學不爲空文而貴實用言不阿時好而有

憂國愛民之誠心。若此者，可以爲天子近臣矣。僕與君當警急時相從，居閒勝同喜，聞敗同懼，聞事同議。妄意自謂知君爲，悉望其容粹而溫，察其心和而平。稠人廣坐，語如不出諸口，間發一言，必審而當，理於前數者，其兼之矣。是行也，羣公之薦，不遺餘力，必將引而寘諸耳目之官，不則登道山而泳壁水爲異日大用之階矣。雖然，願有請也。君子信而後諫，可以言而不言，謂之隱君之通達。古今議論不苟，旣信於人，未稅駕必有迫而求之，以咨度。當今之急務者，雖欲不言，胡可得也。二十年來，息兵不用，中權匪人，隱濫

金華文徵入卷之三

序

十六

送同

尺籍伍符，乾沒財貨，軍行凋落，戎馬駑弊。一旦遇敵，不效則奔，士卒平居飽食安坐，驕不可爲制。荷戈一出，缺望醜賞，未及徧行，睚眦桀驁，有圖視四起之意。兩淮十餘州，失業數十萬人，無所得食，相攻剽以爭。一旦之命，江南自丁，給饋餉，供徒役，非至于淮，踣斃踵道，東作方興，未有息肩之期。願君推前日誠心，復以是告吾君吾相，庶幾去華務實，捨未趨本，曠然大變，以解斯民倒垂之急。用則天下受其賜，不用則亦已矣。君何愧焉。僕誠慙愚，願希古人贈言之意，衆曰

善，因書以爲別，且係以詩。

評
憂深遠慮之言○今隱關柝者豈誠乏人耶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又六



八詠樓賦序

宋夏明誠

余鄉自古號佳山水而雙溪爲之冠溪上有樓突然以沈隱侯八詠得名學士大夫陷詩滿壁獨未聞有賦之者去冬友人永嘉葉正則發焉欲和之而未果也方崇之今春自嚴瀨來辱在同舍一見如故相識握手登樓語及正則之賦薄暮罷歸夜半有扣門者余曰必有異亟取火來發緘而視後賦也滾滾數百語正聲迭奏雅什更和讀之如凭乎樓之闌而不知吾身之在陋室也昔左太冲之賦三都也移家于京師訪事于張載積思十年而成文又得皇甫謐劉達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十七

八詠一

衛瓘之徒從而序釋之遂貴洛陽之紙陸賈負一時重名懷欲賦而筆竟輟余獨何人敢自比於大陸耶然崇之賦於半夜之頃不遲以十年之久也貫通胸中灑落紙上而又奚問事于他人也哉余賤且拙非能張人者而讀是賦者口自膾炙非假謚輩爲之序解也雖然登是樓者知人之擇乎山川而不知山川之擇人知烟雲風景出沒乎山川者之可觀而不知石上之八章自高識遠見者觀之殆類乎簞糲者之眯目也故願與君言之齊梁之間正道湮沒隱侯是時卉春稼秋往往得志贍文辭之器識工於四

入病之別。而三綱九法之大者。置而不問。懷中之詔。至今羞之。彼其視國如傳舍。視君如奕棋。而已之眷眷乎台司也。則認爲我有而不能頃刻忘。嗚呼。是何不少槩乎。吾心者耶。出守是邦。鬱鬱不樂。哦爲八詠。以自陶寫。解珮被褐之號不誣也。顧以是名樓辱矣。夫井辱秣陵。泉貪交廣。東陽之山川樓閣而有是羞。英雄慷慨之士。將必有洗濯而剔抉之者。二君子之作無乃有意于斯乎。然余又有所甚畏者。攻人不難。攻已者匪易等。臯夔儕稷契人。有是志也。而彼哉彼哉。卒陷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行矣。著而及矣。察是以涵養其心。于平管如渴必飲而饑必食。故其得時得位而立乎人之本朝。會乎膠擾之境。而施之盤錯之衝。則如干將莫邪之擊。剖愈試而愈利。是亦二君子之所素講明者。余是邦氓也。放懷而登。盡興而旋。風清月白。樂乎山川之。不暇而奚暇乎其他。

附潘嘿成先生八咏樓詩并序云。僕讀沈約傳。怒其緩頰賣國。髮上衝冠。然古今人每壯其東陽八篇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鄉登樓新什。輒效立春體製。和且懷所懷云。隱侯文治知何用。千古端墮淚。碑國危忍助神鼎覆身免。猶嗟革帶移。

寒烟縈遠目淒涼夕照謝高檠傷心往事君須賦
恐有道人來采詩

吳禮部正傳敬鄉錄云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
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以爲吾邦美談獨恨
人累其文爾故愚不以入錄中而具載嘿成東萊
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

金華文徵入卷之三

序

十九

八



二式主之情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

人累其文爾故愚不以入錄中而具載嘿成東萊

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

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

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

古之王者必有史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又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故諸國之史皆藏於王室記言之體今之尚書是也記事之體今之春秋是也朱子曰春秋編言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蓋古今史體不踰此二端左氏之傳春秋也不敢失記事之體而復聯合八國之語模倣書體以相錯綜自太史公一用記傳之法後世史氏更相祖述而編年之法亦幾於亡司馬溫公纂脩資治通鑑以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一以編年係目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二十一

書附一

若長江大河一瀉萬里風濤百恠起伏包涵駭心眩目應接不暇而學者無大心胸不强於反病其事之不相連屬於是建安袁公編爲通鑑本末而朱子撫卷太息許之以國語之流信乎史之二體不可偏廢夫係目之錄承赴告直書其事而已至於採合連比蓋有作筆焉實難工也國語之爲書也氣弱而事踈詞繁而理微去書體爲甚遠左氏之傳解經少而自叙多間與經相牴牾大失傳經之體每抱此恨有年於茲一日求正於朱子之書得其提綱挈領炳如日星豁焉斯覺於是編類成書曰紫陽春秋發揮又

以朱子稱左氏曾見國子文事頗精輒以左氏傳裂而爲二其發明經旨者仍其舊名曰正傳別其辭章記叙事以國從國以事類刪剪燥滌各自成章名周書附傳於是有周傳魯傳衛傳晉傳齊傳宋傳鄭傳秦傳楚傳吳傳諸小國傳於乎夫子定書終於平王之始而春秋乃始於平王之終夫子以國史續書合於書體傳史一聚一散錯綜而觀終始離合本末參互相羽翼竊謂史法於是而庶幾焉因脩而刪脩之目一曰分經傳二曰別凡例三曰辨君子四曰叙賦詩五曰述師春六曰削惟妄昔吾夫子之爲象象

傳也未嘗與經參離經合傳渙孺之陋也杜征南於左氏亦從而效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皆相附近比今去之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使聖人之經既破碎而復全之傳無比經之借此分經傳之旨也夫子之脩春秋也因魯史之舊文有元惡大憝隱其實者正之而已所以亂臣賊子懼初未嘗句句筆削字字褒貶故朱子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今去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悉附於正傳自成一家此別凡例之旨也朱子曰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如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

上文甚事因曰林黃中謂此是劉歆之詞朱子不以爲非左氏傳顯於劉歆間加論辨幸門人以君子曰別之否則雜於左氏後世何由分也今自爲一卷此辨君子之旨也古人引詩以其言有盡而意無窮詠古詩以寓言外之味嘉賓宴酬小雅之正體也不過祝頌而已春秋百業哀而浮勝於以含歸思感德之情意味已淺左氏附會吉凶占其平生此所以謂之誣也今亦別爲一卷此序賦詩之旨也昔杜征南記汲冢中書有云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大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似是抄書人姓名今從此例附之以夢相之事此述師春之旨也夫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左氏酷信之喜談樂道以神其感應今傳聖人之經乃以此等語點汚蕪穢於其間無識甚矣開卷第一段卽以魯夫人之手文著先經之一目如內外蛇鬪蛇出泉臺見申生豕人啼之類惟妄不一今黜之此別惟妄之旨也分經傳者所以存全書也別凡例者所以惡穿鑿也辨君子者所以著異詞也叙賦詩者所以去誣識也述師春者所以黜附會也削惟妄者所以正人心也若夫左氏一人而變其稱或名或字或官或謚務以或人當從而一

之慮讀者反惑焉尚存其舊自念才疎淺陋妄意編
摩荏苒三載始克就緒今成紫陽春秋發揮凡四十
卷合一百四十年將謄寫以求正於當世之君子云
評 提綱挈目其法井如法家之文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二十五



有疑難字自其清...
卷之三...
...

學之不古也。無一事得其正字爲學之始。不得其正尤甚焉。自皇頡史籀之制作。大壞於斯邇之手。由是訛增訛而謬生。謬展轉相因。文義舛鑿最爲學大病。書之六義雖晦而六書之名幸未湮沒。後人猶得以有所考古人自小學則已識其大要。今之老師宿儒猶未能究其彷彿。蓋高者留心於道德性命而不屑爲不者。役志於功利。進取而不暇爲故字學終無時而復明也。中間一二儒者振意復古而不本六義之旨。則文字之源流音訓之本末何所折衷哉。古今字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二六

六義

學之書亦不爲少。惟許叔重說文簡古詳備。亦坐六義之未精。而子母混雜。識者未深。許之後又有古文尚書行於世。名固可尊也。而字實非也。漢儒不識古文。猶能曰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母也。字。則子也。一字之中。既合二體。或三四體。必有一體爲母。子承母。天下之大義也。今觀其所以取爲母。又多其子焉。與母抗行。則於漢之法度。已不能守矣。夫六義者。惟象形指事。當然爲母。蓋制字之義。始于象形。形不可盡。象而後屬之事。事不可盡。指而後屬之意。意不可盡。會而後屬之聲。日意日聲。固非一體。則不可得而

母也明矣。曰轉注。曰假借。尚有屬之母者。然母有不生而子。或生生不已者。不謂之母。又不可也。所謂本同而末異。源一而派分。此聖人所以立大宗小宗之法焉。惟大小宗之法不立。故子母所以混淆而不分也。有能立宗法以定其生生之本。于每部之中。字字訂核。別爲何義。其俗書亂政者。悉從而明辨之。豈不爲字學之大幸。惜未有肯任是責也。近世南山甘谷子倪孟德。父留意於此。有年矣。書未脫稿。他時足以名家。柏學識荒陋。雖未上知道德性命之奧。而下則免於功利進取之累。故暇日猶得泔神於偏學。字畫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二七

六義二

之微。每有望洋之嘆。嘗讀易大傳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云。物之情。愚切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其畫之始。而字之原乎。于是惟此義爲制字之端。始以許叔重所立字母五百四十字。先以六義分之。則每部之內。字字亦可以類推也。參之以賈昌朝之音辨。鄭夾漈之假借。五世偏旁之考。而甘谷之六書本義日錄附焉。因輯成編。將求正於好古博雅君子。紫陽子朱子嘗曰。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不理會。却費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愚亦

未知其有合於朱子之意云淳祐元年陽月

評 此道最宜究心後儒訛舛實甚安得起先生
以爲指南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元

六五三



通鑑前編序

宋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二九

通鑑

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于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係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盡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于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于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景定甲子正月

丁丑

評簡而有體

通鑑前編後序

宋金履祥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通爲十八卷二帝王之事粗見首尾大抵出于尚書諸經者爲可攷信其出于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旣以聖人絕世拔出而大道必絕出于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說又失之淺陋惟尚書之僅存者于今爲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尚書不入雖曰尊經避聖然帝王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後序

三十

通鑑

之事合尚書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尚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注釋章指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于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希禮失求諸野此不猶愈于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此編本名表年惟當于書史上闕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于章後爾旣編年表例須表題或憐于春秋綱

目之例然所用者既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翌經事于隱公之篇多誤于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楚隨所以爭起于請爵管仲所以伯本于內政皆畧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于解經而其事或具于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于封殺尸之後傳既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爭國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卽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于在衛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于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脩未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遺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以從周末必謬聖人之意况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苟悅漢紀申監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

非二公比而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緝者特不爲憂悴廢業耳覆醬瓿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于廢疾愚嘗二復其辭而淡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于道原者邪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于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

評 自任甚重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後序

三二

通鑑

仇仁父詩序

宋方鳳

山村仇君過余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處紛
華聲利之場而冷淡生活之嗜混混益益中見此古
壘洗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格如其人蓋得乾坤清
氣之全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
人之詩以詩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宋朝之詩以文
爲詩故氣渾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露
之清浮煙雲之纖麗令君留情雅道滌筆冰甌其孰
之從仇君曰近體吾主於唐古體吾主於選融化事
往往于融暢圓美中忽而淒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
之餘韻然後知嚮之所以爲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
夫水雖萬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羣過鄉翔回焉
鳴號躡躡焉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須焉由人
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忝離居廬而不念儀髡望白
雲而不思親州西門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
矣而尚復有詩哉此余於仁父之詩獨證其不爲窮
所移又明年復相見乃序而歸之人當有因余言而
深知仁父之心者世之人不有知其心則仁父自知
之余知之後世亦必有知之者矣

此方先生論詩本旨乃其立身本色稱宋室
遺民有以也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又三



金華文徵

此方先生論詩本旨乃其立身本色稱宋室遺民有以也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程氏曾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于程門之後而私淑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爲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衆又況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于王業偏安父仇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間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于學者曩予嘗讀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

金華文徵入卷之三

序

三四

春秋一

說于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而爲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爲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爵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臯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典禮經曾不復赫然振起于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莫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視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于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

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
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
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
堯舜文武之治未墜于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
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
春秋聖人之法書世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
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
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
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
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曾無好暴之俗而惟以德
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且以爲舉國不可勝誅
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
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
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于秦人恃法而寔濫乎於
乎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
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
經春秋乃廢弛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爲說至于
意有穿鑿巧爲附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
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復有一說也蓋
惟程氏爲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無完

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綱大指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爲士師問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嘗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于春秋者矣

評 名議鑿鑿經傳鼓吹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二六

春秋三

春秋舉傳論序

元吳萊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摻別傳疏使之一歸于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成斷之于聖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于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于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

金華文徵卷之三

序

三七

春秋舉

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非齊人也柰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況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旣死篡弑

奪攘無懼于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序春秋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氏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于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爲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爲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于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爲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爲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評 此公最深于春秋之學。故辨析瞭然如指諸

春秋世變圖序

元吳萊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有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淡有得于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魯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三九

春秋世一

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桓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桓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于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此處人倫之

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于是舉吾全魯以繼之。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日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于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于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四十

春秋世三

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于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溪有得于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爲此論者哉。又幸國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

子意也孔子意也

評 正名定分固是麟經功臣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四一

春秋世三



子意也孔子意也

評 正名定分固是麟經功臣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元吳 棻

夏小正本故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
讐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
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
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
通行之道首日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
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
韋之月令類若一本于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
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宥守之而
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

金華文徵八卷之三

序

四二

會稽

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
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卽行之誠不可以非
時而躔廢苟不卽行而躔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
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爲主而氣
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爍寒焉
而川澤凝沍天下肖翹環蠕根芟浮生之物無不熏
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
之所以爲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
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
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

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爲于其間。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爲之變。一言之發與其休協。一事之動與其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此猶響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于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狐子。秋食者先。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肯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卽行之。誠不以可非時而暫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爲此說者。始不寃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爲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窅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于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

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飲則築室藏水。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于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爲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于舒縱遲緩。或陷于嚴酷刻澁。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于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不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評 嫺于治術經術故能爲此言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元吳萊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于南或推
皇帝王霸之畧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
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
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
議論而獨貴于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
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
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闔爽穎茂而
出于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
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四五

石陵一

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
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于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
以不得馳騁于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
勝亦且不能于鄉里至以罪廢徙筠陽故雖有志焉
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沈
吟痛惜而不能自己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
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
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張
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
將願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儒者陳腐無

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亦惟寄
示同父而不違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
父獲用于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
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專意
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虢之間
遺民襁負義士壺箠尚不爲無補于萬一者是則後
世所以淡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蜍之奄奄
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于一隅而禹
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于崑崙黑
水之流播于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

金華文徵卷之三

序

四六

石陵三

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
歷九渡河而後北會于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
西界而徑趨于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
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此
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
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
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旣不能以
復見至于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
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
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

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拂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于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于黃茅白葦而欲以爲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于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于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臯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殆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堯兒牧豎悲歌蹠踟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于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許想見其人

項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疇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題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梯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弃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四八

桑海

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遁乃卽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其中道奔迸收集亾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僞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畧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益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

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卽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僞臣以爲治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爲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幸者天下學士大夫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四九

桑海

二。三百年祖宗培植養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愧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闈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

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

驟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爲此二傳大率類

詞馬遷班固所爲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
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
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評 憑吊處殊有黍離麥秀之思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五十

桑海三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逮中靖國始寘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忠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遙制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拔私人布列要途恃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爲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五一

劉忠一

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縮顧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嵩之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爲肘腋亟請寢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旣引見速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爲引例之地尤中其姦于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

逾剗切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愆遺遽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其崇論宏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于家集者固不宣無傳也公歿追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揆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摠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未庸俟後之秉史筆者它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五二

劉忠二

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晋之瓚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爲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爲與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憫悼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銘既稱公感永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評 傳疑是史家所當知可謂知言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元柳 貫

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厲傷之合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爲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於詳內畧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爲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王會王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五三

齊六一

倫或殊號名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則栢翳鬻熊之宗太伯仲雍之胤夏后氏之胤桀之狄道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遏亂畧於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曩日侵誓盟征伐彼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皦如天日造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於侯邦薦衣冠於左衽不知言者也貫自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據實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爲爲魯而作則始隱終

哀而原於典禮命討者果爲天下乎抑私一魯乎
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師常願求之大
方以祛矢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
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爲
之者也間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爲
內○屈○也○先○齊○於○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
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
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貫旣得而誦
繹之復次其單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
幾何不爲孔門遊夏之罪人哉泰定二年八月廿一

金華文徵

卷之二

序

五四

齊本二

日東陽柳貫序

評 明星麗日洋洋大家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俸錢轉
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
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
三年公叅議中書省之明年貫來京師貫客授其家
間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
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嘯嘒其腴澤而綴其
大者用之天下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
心可謂無累于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
數千年宇宙之運古今之會相尋于無窮者至總總
金華文徵卷之三

序

五五

共山

也。帝王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
自煨燼之漢之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
自時厥後執讖緯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
而史始誣傳註紀述之家蓋蠡起蝟典十百古人不
啻雖以向歆父子之錄畧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
有部崇文之有目僅止於一時中秘之藏而已况夫
世變不齊文字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
名類吁亦狹矣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譜而稽
之固其勢有不得不然而豈賸之云乎抑聖賢之
精神心術寓諸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

於今尚幸可考。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爲易入。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磅礴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貿亂之用。綿蕤以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紊都官之制。上齒之俗。微于鄉飲之不脩。成人之道。息于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雖奉常所肆。亦且弊弊于龜茲之部。梨園之伎。而鄭衛不足淫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其流遂至於此耶。此有志之士。跂踵

金華文徵入卷之三

序

五六

共山三

禮樂之典。而庶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上而鋪猷叙倫之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議。顧必有及于稽考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網。在錄可槩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誰望哉。貫之淺學。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于公焉。

評

搜篋笈于西崑。考鐘鏞于東序。春華秋實。自

當並重字間足稱名論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爲史記。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爲銘爲誄。著之金石。其斧衮侔乎春秋。其錄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爲之統紀。則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予入教國子。潘父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稍卽。問公此何爲。邪。公曰。吾脩金石例。彙聚齟繁。資取亦富。固若是耳。予甚疑焉。以爲言之精者。爲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爲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歿於。是餘十年矣。公之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廼出斯文。言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于韓氏者。十常八九。謂韓之鉅文。起八代之衰。繭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後。治金伐石。誄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垂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于韓者哉。由是而克之。雖至於

春秋史記可也

評 序極有斟酌惜此書漫漶不可復尋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五八

金華



戰國策校註序

元吳師道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註宋尚書即括蒼鮑彪詆其踈畧謬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踈畧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謬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可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爲據馬迂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學莫善于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正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于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等多摭彼書之見文不問本事之當否史註自裴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見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註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

金華文徵入卷之三

序

五九

戰國二

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說不知何南爲西周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白里以爲他事以魯仲達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馮陵爲人名以公子年非魏年以中山司馬期爲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有可議者謂張儀之誑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許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僮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訛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群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

金華文徵八卷之三

序

六十一

戰國三

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典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註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及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註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誦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勿之察也予旣悉睹其失豈容不正乎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肯不必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說舛乎輒因鮑註證以

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
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
之棄也子浚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之區區又不足
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
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魯氏之論是書曰
君子之禁邪說者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
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耳是非之在
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
何擇于鮑氏哉特寡學謬聞誤謬復恐類之世之君
子有正焉固所願也 國策之言自劉向第錄逮南

金華文徵入卷之三

序

六一

戰國三

豐魯氏皆有序論以著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
所能行不得不然魯氏譏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于
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人之法而終謂禁邪
說者固將明其說于天下其論正矣而鮑彪以爲是
特求其故而爲之說者非其本旨策乃史家者流善
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
置之鮑氏之言殆後出者求脩邪夫天下之道王伯
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
名義蕩然攻闢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惟恐其不
浚押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

間有特論立言不戾其正。殆千百而一二耳。若魯傳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軻氏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苟卿亦宗主者。今惟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書。又何略于此。而詳于彼。邪史莫大于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兼錄。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丘。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失其實。而不顧也。厠雅于鄭。則其音不純。薰于猶。則其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言之多。君子之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以其重而名之也。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于言者。而其維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足豈不知其爲史也哉。切嘗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

之于是書也。攷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有不然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于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評 發前賢之所未發。其于此書可謂墨守輪攻。

兩兼之矣。

金華文徵

卷之三

序

六三

職

10065

